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 第十二回 林子桃義釋黨魁 曹夢蘭深諳交涉

原來那人正是孫求齊，元戚跳起來道：「你怎麼會得回來的？我只道今生不能見你的了。」求齊搖頭道：「一言難盡，我此番真是死裡逃生，十分僥倖，若沒有林觀察一番好意，仗義釋放，真要不得見你了。」元戚道：「林觀察是不是江蘇候補道，湖南林子桃麼？」求齊道：「不是他還有誰人？我那天從上海趕到漢口，恰恰得了凶信，馬上扭轉身就走，那時船上盤查已是十分緊急，我又是改了西裝，更容易惹人眼目，我也無可如何，只好聽天由命，後來漸漸的我坐的房艙外面，窺探的人越多，也有偵探裝束的，我出去走動走動，都有人跟著，正在著急，忽然一個當差的走來，說是我們大人，請到官艙一談，我想事體不好，索性跟他前去，看是如何？不料一進官艙，卻見是一個偉丈夫，同我見禮坐下，便問我的姓名，我看他意思甚好，便老實告訴了他，他卻流起淚來道：『時事如斯，諸君熱血可敬，刻下雖然失敗，不可因此灰心，今日之當代為設法。』就吩咐當差的將我行李取來，與他同房居住，有人來問，只說是他親戚到了南隸，他僱了一乘轎子，將我抬進他的公館住了些時，聽見風聲稍好，方才動身到上海來。你道險不險呢？」元戚也替他慶幸道：「這種冒險的事，可一而不可再的，你以後謹慎些，不要再同他們亂哄了，倒是上海青樓中，很有幾個俠妓，可以發抒壯懷。」便又把珊珊的事告訴了求齊，求齊深悔來得遲了幾天，沒有遇見國色，心中也存了一個訪尋的意思子。當下求齊就住在元戚那裡，漸漸跟著出門游散，把復仇之念忘了。那時北京匪亂早已平定，八國聯兵，分據了地方，倒整治得十分安靜，那些排外的大師兄、二師兄到了這時候都掛起某某國順民旗，打了幾句外國話，洋大人洋大人喊個不住，還要仗著洋勢，去訛詐人家，卻忘記了自己原是個義和團。這種情形不一而足，只是洋人查察實在精明，只要曉得他做過拳匪，便拿來殺了、打了，算為報仇，往往有達官高官，被人告發，拉去為牛為馬，真是衣冠塗炭，那也不用說了。只是留京的官員，倒是個極難處之事，那洋人戰勝之後，威風十足，如何肯來就我範圍，不要說辦事，連酬酢都是難的，就是外交老手的李傅相，也常常有碰釘子地方。哪裡曉得香國中間，卻出了一個豪傑，運著一雙纖腕，洋人應酬得八面周到，只怕那些盛名鼎鼎的外交官都不如他哩。那人是誰？就是狀元夫人曹夢蘭，他一生的事實，自有他的歷史，到那個時候，已經半老徐娘了。誰知他從前曾經跟著使節，到過德國，能說德國的言語，恰好此時在京，張著豔幟，便放出他的手段，運用他的神通，把那些洋員弄得隨手而轉，天天的車馬盈門，到成了一座極熱鬧的外務部了。有一天，有一個大員，在他家裡請客，請的是聯軍中的幾位將帥，還有治理地面的官員。這一席一來是聯絡邦交，二來是乞憐昏夜，那日主人老早就到了，整理收拾，弄了那樣，又弄這樣，鬧一個不清頭，又怪他當差的不會辦事，大罵了幾句。

夢蘭正在梳洗，聽見了皺皺眉頭道：「成什麼樣子呢？」便出來勸道：「你老人家歇歇罷！他們有一回兒來呢，也不犯著這般起忙頭呀！」那主人直跳起來道：「你曉得些什麼？那洋人是好將就的麼？如果稍有待慢那真要我的命了。」夢蘭笑道：「洋人也是個人，我們也是個人，總有個情理可講，何必那樣怕呢？據我看來，應酬一道，雖是不可不講，卻也要有個分寸，不然倒要給他們看輕的。」那人被他搶白一陣，正要發作，恰巧洋官到了，趕快出去迎接，對面就請了安，側身引導，直接到房間裡，請在上首坐了。吆喝著泡茶倒酒出來，一面斜著身子側坐相陪，什麼天好呀、路遠呀亂鬧，洋人也不答言，盡著張望，那時夢蘭不慌不忙的，說聲密斯忒好早，便把雪白的手伸了出來，洋人連忙躬身回答，也拿手伸出，曳了兩曳，曉得他能操洋話，便蠕蠕咕咕說起來。那人一句不懂，坐在旁邊乾急，要說一句話，通事也不替他翻譯，只好罷休。等到酒席擺上，洋人也不睬主人，只管大吃大喝，談笑自如。夢蘭卻侃侃的講些難民的苦楚，市面的敗壞，談一陣，笑一陣，到後來洋人也答應相機辦理。通席沒同主人講一句話，竟是走了，主人仍舊恭恭敬敬送出大門，看上了車，方才回來，把夢蘭的肩上一拍道：「幸有你的，你原來有這種才能。我倒看你不出，明兒具一個門劄占子，來拜你做老師，學些洋務的經絡，你可肯收？」夢蘭笑道：

「你們這一班外交官竟這等沒出息，見於洋人嚇得什麼是的，想我那年在柏林的時候，看見那些外部的人，真算是一把能手呢！有用柔軟的，有用剛強的，各有各的手段，一個賽過一個，哪裡像我國這種鏟頭。」那主人聽了大為無趣，又不敢觸犯他，怕他告訴洋人，只得訕訕的走了。夢蘭回頭對他的娘姨說道：